

■ 图片故事

黑老板其实心不黑，不是那种拖欠工人工资的黑老板。相反，黑老板出粮准时，从不拖欠工人工资。

之所以叫他黑老板，是因为他长得黑黑实实，满面黝黑，一副正宗的农民工标签。

黑老板没做老板之前是个泥腿子农民。后来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洗脚上岸，先承包了一个石场，后来又做建材生意，如今是一家大型砂砖厂的老板。经过一番打拼，如今已身家上千万。

发了家的黑老板看上去不像个老板。前几年我来到这家砂砖厂见工，第一次见到黑老板时，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农民工，完全不敢想象他就是那个身家上千万的老板。当时他穿着一件灰黑的衣服，头戴一顶草帽，满面黝黑，灰头灰脑，感觉就是一个农民工。

黑老板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一个老板。每天上班时一到，黑老板就头戴一顶草帽，手戴一双手套下车间了。如果你以为他是去车间视察工作的，那你的想法就错了。黑老板是去车间干活去了。

当别的老板在宽敞洁净的办公室喝着茶吹着空调时，黑老板却在尘土飞扬的制砖车间帮工人捡废砖，铲废料。

不论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，在车间总能看到黑老板忙碌的身影。时而看到他帮



黑老板

□王雄文/图

工人码砖，时而看到他帮工人推砖车，很少见他闲着。如果机台坏了，他必亲力亲为帮一把手，为此我们这些维修工没少挨骂，人手不够时，黑老板会拿扳手，舞大锤，当搬运。恨不得把事情一次做好。

有一次，后台运输线出现了故障，一条齿轮轴断了，影响了全厂生产，黑老板急忙叫来我们维修工，叫我们务必在当晚修好，不能影响第二天的生产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加班加点干到深夜十二点，排除了故障。那天晚上黑老板一直陪在我们身边，不时

递个螺丝拿个扳手与我们一同奋战，还买来宵夜慰劳我们。

年近六旬的黑老板弄得一身臭汗淋漓，浑身尘埃。但他好像不觉辛苦，反而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。有时我觉得这像是一个大老板吗？难道黑老板不懂得享受？我也曾经问过他，车间有主任，有什么问题找主任就是了，何苦这样亲力亲为呢？

黑老板说，天生我就坐不住，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。老板这样，我们自然也就都不敢懈怠。

■ 青春岁月



浆果汤

□颜学敏文/图

路过市场的时候，在一位年岁已高的老人面前停下车。老人的前面堆满了新鲜的西红柿，沾满泥的土豆，还有些嫩绿的红薯叶。

我蹲下来，挑了些西红柿，土豆，又拿了些红薯叶给老人称重。老人说：都是自家种的，多带些。我笑了，又挑几个小小的西红柿放进袋子里。

老人，西红柿。那还沾满露水的西红柿直直地撞着心，有些淡淡的痛。

菜园子里，奶奶在角角落落里扒开叶子，找寻着红了的西红柿。西红柿在我们那里不叫西红柿，称之为浆果。有几个红透了的浆果掉在土坎外面，奶奶弯下了腰，把藤往上扯了扯，摘了递给我。

“好吃，你试下！”那几个红透了的浆果真是透亮透亮的。

“生的，能吃吗？”我把红透了的浆果举起来，眯着眼睛对着太阳，我看到太阳也变得透红透红的。

“没得饭吃的时候，那些野生的浆果还救过我们的命呢！”奶奶又走到另一株浆果藤下继续找熟透了的浆果。

对着阳光轻轻咬了一口，透

红的浆果汁泼墨似的溅满了我的脸。

“婆婆，眼睛，酸。”我酸得咧开了嘴，又怕汁弄进了眼，只得死死地闭着，双手挥舞着，叫嚷着。

“吃个浆果你也能弄成花猫似的。”只听得见婆婆放下手里的浆果，直奔过来，用衣角把我的脸擦干净。又慈爱地说声：“好了，可以睁开眼了。”

我的记忆中，婆婆对我们说话，永远是轻言细语的、微风拂面的。与母亲有些急躁的脾气相比，我多数是愿意跟婆婆呆在一起，摘菜也好，种地也好，赶集也好。

喜欢看她快步地在我前面走。我一会儿捉捉蜻蜓，一会儿看看花，不大一会儿功夫，就远远地落在后面。婆婆就会在前面大声喊着我的名：九啊九，你快点跟上来呀！

摘好的浆果，一般拿回去是做汤。那时我们是七口之家，精打细算的重担，就给了奶奶来主导。日子穷是穷了点，苦是苦了

点，每顿饭虽然清淡了点，可相比起邻居哑婆婆一家有时几天不见一粒大米的生活，我们在有红薯，土豆，玉米粉掺杂着的饭里，也有着一丝丝的慰藉。

我时常惊叹着在当时粮食那么紧缺的年代，奶奶是怎样把我们七口之家的生活安排得如此之好，有汤有饭的。

“你帮我洗浆果，今天我来教你做浆果汤。”奶奶把摘回来的浆果放进木盆中让我洗。

“洗好了呢！”浆果在盆里转了一个圈就让我一个个地拿了上来放在菜板上。

“先切成薄片，锅里放点油，你坐下来烧火，边烧边跟你讲。”奶奶飞快地切完浆果，在大铁锅里倒上油。等待油热的片刻，奶奶已把菜板四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。

油热了，浆果吱溜一下滑进锅里，我站起来，趴在灶台上，踮起脚看着锅里变成薄片片的浆果。

“炒的时候用锅铲压碎一下，看差不多了就放水进去，再压碎一点，那浆果汁的味道就出来了，多放点水，汤多人笑和（土语：请人多饭菜少）。鸡蛋呢，放一个就好了，搅碎点，等水开了放下去，看，就有蛋花起来了，一个鸡蛋打一大锅汤呢。”婆婆把最后一滴鸡蛋液抖进锅里，那香浓的浆果鸡蛋汤味道直涌我心底，一生都无法忘怀。

厨房里，翻滚的浆果汤，浓浓的。我把最后一滴鸡蛋液抖进锅里，白里透红的浆果汤就扑鼻得香起来，泪也大颗大颗掉了下来……

■ 家庭相册

母爱的细节

□茹喜斌文/图

母亲在病床上躺着，一星期都没有进食了。她更加消瘦，睁一下眼睛都显得吃力。但母亲总是说：“喜呀，歇会儿吧，看累着了。”我心里一阵颤动，忍不住握住母亲的手。那手上满是黑色的老年斑，一块儿挨一块儿，让我酸楚。

母亲极度虚弱，抬手都格外艰难。母亲曾经是强壮的啊，拉过板车，挑过担子，割过五谷，垒过大坝，山上挖过野菜，柳树园里拣过柴火……执着地撑起了我童年那苦难深重的家。但如今母亲老了，无论怎样坚韧不屈，无论怎样顽强抗争，也熬不过如梭的日月。

母亲入院头一天一直输液到深夜。母亲就那么一直无声地睡着，仿佛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我多希望母亲做个甜蜜的梦。母亲经历了太多灾难。此刻，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在梦中找到她的健康和幸福……

当清晨的阳光照亮病房时，我开始为母亲梳头。母亲的头发，一缕银丝，一缕灰白。我忍不住掉下一串眼泪。我感到岁月的无情和残酷，那种一丝一毫耗尽人生青春的无情，那种一点一滴榨干生命汁液的残酷。我说：“妈，出院了染染头发吧。”母亲说：“老啦，染啥。”那时我想起母亲那长长的发辫，那一头黑亮的长发，就像昨夜的梦境一样清晰。

输液时母亲没有食欲，连口稀饭都不想喝。我站床边一口一口喂母亲，我说：“妈，吃点

吧，吃点好得快。”每每此时，母亲就会满眼感激，就会对父亲说：“喜不赖。”继而又说：“我端着喝吧，看你累着。”我听了，满眼里泪水打转，心尖儿上是忍不住的疼痛。

这就是母爱，即使重病在身也不想让我受累。母爱就在这些细小的枝叶叶里，就在这平常的细节里，但那是整个身心的爱啊。我说：“妈，我不累，还是我喂你吧。”这时母亲就会加快吃饭的速度，就像努力完成一项任务一样。

妹妹和妹夫回来的时候，母亲就有了亮的笑容，连语音都高了一个八度。母亲说：“忙死了，回来干啥！”妹妹满眼潮湿。母亲说：“我没事，住几天就好了。”

妹夫刚刚待了一天，母亲就说他，“回去吧，你一大堆事儿，别耽搁了。”妹妹还没服侍她几天呢，母亲就说：“回去吧，你身体也不好，看累着了。”妹妹走的那一刻母亲满脸灿烂，但妹妹走后就满眼泪水。我知道母亲特别想念妹妹，但又不忍拖累她。

母亲在这场大病中时常露出难言的歉意。这歉意让我自省，也让我愧疚和不安。

母亲在医院住了20多天。我常常在母亲睡着时静静地回忆母亲辛苦的一生。母亲真的老了，但母爱更浓了。

我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，但我会倾尽全力报答母亲深沉的爱。

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